

九龍寨城之章



得獎者簡介

生於帝都，遊於四海，自幼習文，深得其樂。四年前至香港，是諸多遊學地中逗留最久的一處。

對採掘各地歷史與風俗頗為熱衷，每有觸動，便借架其上撰寫故事，以求最深刻的記憶。儘管充斥著虛構和妄想，仍自詡為「記述」。

楔子

你知道嗎，這地方從前叫做「九龍寨城」。

從前，是多久前呢？恍若隔世。如今被當代戰爭界譽為神話的北，那時還只是個孩子呢。

不過，其實也並不是很久。因為如今的北還活躍在世界某處，在某一場戰爭中，鬼魅般地四處遊走。不是很久，從曾經在寨城周圍生活的住民那裡，偶爾還可以詢問到有關北在少年時代的隻字片語。

每日，我走過繁華無異於其他都會的九龍領地，抑或早已被雜草掩蓋的廢墟山崗，搜集並想像，直至神話似的北變成了腦海裡鮮活的記憶……你會不知道那種感覺，就像你不知道，這地方就是從前的



「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之章

那時候，世界上大部分人對「戰爭」二字毫無概念，縱使身居要職亦是如此，因為最後一批親歷戰爭的人也已壽終正寢。往往在這種時節，小範圍的鬥毆和騷動極易被人忽略，而歷史上也往往正是這樣的小騷動成了戰爭的導火索。

世界上多數地區太平久了，就像九龍寨城，貧窮凌亂又處於龍蛇混雜的自治領地，但沒有人想過戰爭會從這裡爆發。

或許就是在這段軍事史的空檔裡，從九龍寨城偏僻安靜的山門走進了這麼個十餘歲的小身影。當時，移民政策因為不斷的小範圍騷亂而變得嚴苛——而她的准入似乎是由於身為國軍的雙親公殉。

這片領地在爭取到自治權之前，也是駐紮著國軍的。可笑的是穿著墨綠色制服的國軍撤走了，他們的遺孤北卻只有這個地方可以來。

她找到寨城邊上住著的一名警員，稱他作阿叔。

北，這附近有的是玩意兒，繞過小山包還能到寨城裡面熱鬧熱鬧。可往山上的路就千萬別去——有匪幫，得罪了要命。

怎麼，我總見阿叔上山。

他樂意抄近路去寨城——匪幫不敢惹你阿叔，怕槍。

槍就厲害？那得看在誰手裡。北不再應聲，望著影綽綽的山包，

眼神冷冷。南方的樹長得旺，山上除了幾處鐵網從樹葉裡支楞出來，便甚麼都看不見。

阿嫂很崇拜阿叔，總是像這樣跟北說阿叔多麼多麼的好。寨城的住民也都崇拜阿叔，因為他是警員，是可以持槍的警員——和寨城裡一般的警員還不同。他總是獨行，像是不與任何人交往，也不同別人合作，但匪幫最怕的就是他，這可真了不起。

可是人們談論起阿叔時的讚譽語氣卻讓北厭惡至極。那語氣，好像整個寨城的人都對自己的弱小心安理得、全仗著阿叔的槍過活似的。北就從來不講阿叔的好，因為阿叔對她愛搭不理，甚至成日不看一眼、不問一句——就算這樣，她也能活得好好的。

是啊，她可以自己活得好好的，不仰仗任何人，就像身為軍人的父母一樣。常常，她就在龍蛇混雜的寨城市井中遊走，摸清了每一條街巷胡同、每一戶住民的居所。她平靜地目睹少年們的偷盜和鬥毆、情侶們漆離合散的身影、老人或孤寡或安詳地曬太陽，而所有人被貧窮壓得辛苦也安寧。她從不與任何人交流，只是冷冷地看他們各式各樣的安靜生活。

這種遊走的起始點是九龍警署——那是她剛剛來到九龍寨城的一日，阿叔在阿嫂的要求下帶她去寨城裡看看。那也是少有的次，阿叔沒有走山道，而是像普通人一樣繞路而行。阿叔的步伐一向雷厲風行，並且不理會身後勉強跟上的北。甚至，他似乎早就忘了北，最後將她扔在警署忘了帶回家。北不介意，也不向旁人詢問，只是無聊地在寨城中繞來繞去，最終沒有尋到來路，卻繞到了一條狹窄的山道口上。

山上有匪幫，得罪了要命的。她記得阿嫂這樣叮囑。

那，不得罪他們就是了。她心知阿嫂是謹慎過度的人，其實山上平靜得很，一點也不像是她曾經跟著父母看過的那些歹人的據點。

耐不住好奇，她隨著山道曲折而上。山道旁的樹木過於茂密，因為這本來就是條廢棄的小道罷了。走了不久，前路便被一道鐵網封死了。她扒著鐵網看，裡面茂盛的樹木擋住了視線，只隱約看到樹木之內有著很大的一片空間，似乎還有些低矮的平房，卻沒有一點人聲。這就是匪幫的據點麼？北心知無法再深入探查，只得轉身返回。

北摸索著回到阿叔家中時，天色已深，阿叔還未回來。阿嫂倒是不驚訝她獨自返回，只是一再叮嚀說寨城裡龍蛇混雜，不要獨自亂逛——尤其不要往山上去。北在濕熱的南國裡悄悄打了個寒戰，阿嫂每說一次山上如何如何，都讓北覺得她在刻意苛責自己的行為，就連阿叔回來後看向自己的眼神也似乎變得不對勁。

起初，北以為是自己心裡有鬼，可是日後阿叔對她著實是冷漠的。而她不以為意地繼續在寨城裡遊走，阿嫂漸漸地也不再說甚麼了。

幾個月以來，北留心著寨城的街頭報亭，看那些原本鋪張著雜誌與漫畫的店面越來越多地出售報紙，有些甚至乾脆將每日頭條掛出任憑閱覽。似乎世界各處都出現了猖獗的暴動，造成的混亂也與日俱增。一日，北在漫無目的的遊走中親見阿叔開槍射殺了三四個她未在寨城中見過的陌生人——終於連寨城也不再安寧了。

即使是持槍的警員，開槍也必須有足夠的理由，可阿叔才不管這

些。他依舊特立獨行，仿佛並不是警署中的一員，更不在乎槍聲會讓住民產生恐慌。北遠遠地目睹的這一場搏殺，與她身為軍人的父母參與的戰鬥是不同的。沒有任何拘捕和勸降的意思，阿叔的槍毫不猶豫地扣響，似乎為的就是殺戮。

被槍聲激起的恐慌像瘟疫般地在住民中蔓延開來，無可遏止。北知道，他們的恐慌不是因為害怕槍聲，而是因為寨城中竟然出現了讓阿叔開槍的角色。終於終於，九龍寨城和每日報紙上刊登的新聞一樣，平日暗地裡的打砸搶燒都明目張膽地浮上水面，住民整日惶惶、經常無故受傷——所謂的動亂之日。

可究竟是誰讓阿叔直白地這樣殺戮呢，或許就像報紙上報道的那樣，是匪幫的暴動？此時，北忽地意識到：既然山上有匪幫，為何她在寨城中遊走這麼久卻從未見過？有甚麼道理匪幫不騷擾寨城的住民，而是成日躲在山上呢？

又為甚麼在這時突然出來製造混亂……

北再次沿著那條小道上山了。她依然是順著山道走到鐵網前，向裡面張望。一如既往的樹林、空地、平房，沒有人聲。

阿叔常常抄山路去寨城，那麼一定有一條路能穿過鐵網，到達山的另一側。北仰頭向不遠處的山頂張望，視線所及處鐵網半隱半現於樹林中，像是將整個山頂圈起來了。她撥開樹林，順著鐵網走上去，企圖找到一個豁口，然而沒過多久竟然走到了一條大路上。

原來，這條大路開在山包的凹陷裡，又被四周的高樹隱蔽著，所以就是一條寬到可以行車的路，從山下卻根本看不到。

大路所經的地方，自然就是鐵網的盡頭了。北心知這條路會經過匪幫的據點，不敢大意，便鑽回樹林潛行。不巧，本就心慌的她讓腳下突兀的樹根絆著，驚叫一聲摔倒在地——而幾乎是同一瞬間，一枚小石子嗖地擦過她的頭頂。

她沒得反應，只聽那石子直直撞入面前的樹幹，呼嘯巨響，震下一樹的葉子。緊跟著，和樹葉一起落在頭上的，是冰冷冷的槍筒。

這一切來得電光火石般，十餘歲的孩子嚇傻了，一動不敢動。空氣仿佛凝結了許久，才被背後傳來的譏諷笑聲溶解。

隨著笑聲，頭上的槍筒移開了，隨之而來的是阿叔的聲音。

「北，你多少有點像你母親。」不知為何，這話與笑聲竟不像是同一個人發出的，帶著截然不同的情緒。接著，又是稀稀落落的一串笑聲。

北從來沒見阿叔笑過，這一長串莫名的笑更堪比剛剛被槍頂著腦袋，令人毛骨悚然。「可惜，你母親這麼大的時候已經端著槍去殺人了，可你卻還被沒上膛的槍嚇得腳軟啊。」阿叔看著地上癱坐的北，笑聲裡漸漸摻了些除譏諷之外的色彩。

母親……對於北來說，這個詞似乎有些模糊。年幼的時候，身為軍人的父母未曾給過北太多照料，反而是敦促她過早地獨立。以至於當北得知他們在戰爭中雙雙殉職的時候也並沒有甚麼反應。在九龍寨城生活的半年多時間裡，她更沒有再想父母甚麼。只知道若非這裡是父母生前為她安排的寄養場所，她或許早已遊走到不知甚麼地方了。

阿叔笑夠了，便不再理她，收起槍掉轉身向大路上行去。他背著光的身影和笑聲一樣變得越來越小，這才讓北回過神來。她爬起來，蹣跚了兩步卻因腿軟又跌倒。阿叔聞聲停下腳步，回頭，背光的臉不知用甚麼表情在看著她。

「請……帶我穿過這座山！」北用盡力氣卻未能喊出多少聲音。不過，這足夠讓他聽見了。

「來吧，」他似乎又在笑了，「只要你能爬得起來，跟上我。」

大路的兩側被山坡與茂密樹林遮擋，唯有夕陽從路的正前方照射過來，將一大一小的兩個身影拖得老長。阿叔的步伐依舊雷厲風行，起初北還能連滾帶爬地踩著他的影子前行，不久，那影子就幾乎成了一條漸行漸遠的細線。

當她想著他們怎麼還未見到匪幫的時候，那條影線突然一偏，閃進了路邊的樹林裡。北定睛一看，才發覺阿叔走上了路邊一側山坡的階梯。幸而阿叔停下來等了她一陣，否則她一定會就此走失。

「翻過這段臺階就是下山路了，我不會再等你，你自己也應該能順著路回家。」他說完，便向上蹬梯，很快隱沒在了樹林裡。

當北手腳並用地終於登上階梯，眼前的景色頓時激醒了她——這座山包本不高，她也並未站在最高點，然而向下望去，山坡之外是層疊的樓宇、遠處起伏的丘陵，甚至一片肅穆的石碑公墓，都在她的常識中極盡渺小。此時橙紅的夕陽斜照下來，整個世界竟只剩下橙紅的光與漆黑的影，紅與黑相互吞噬般地交錯著，仿佛從冥河的深淵中開出了妖紅的花……不，不是錯覺，這座寨城正流血成泊。

然而阿叔呢？北從這黑紅色的噩夢中脫出，徒勞地在黑漆漆的山林間尋找，但是徒勞。或許已經到達山下了吧。北埋怨自己的磨磨蹭蹭，焦急中竟偏離了蜿蜒的山道，取直往陡峭的山石中去了。

山石雖然陡峭，但幸好樹木茂盛，減緩了她的跌落。繁密的枝幹固然讓她的皮肉吃盡苦頭，卻好過直接滾落山崖。下山的路本就不長，更何況是她這樣連滾帶爬，很快她便到達了山道的入口處——而此時阿叔的身影正從最後一段石階下來。

這下，反而是他的面前出現了北長長的影子。他似乎驚異了一下，但神情馬上又變得如常、甚至還有著厭惡。

「野獸走的路……」他冷冷道，「放著正經的路不走，卻要偏門——與盜賊山匪何異。」

此時的北又只有發愣的份了。阿叔雖沒給她好臉色看過，倒也從未這樣憤怒過——就連發覺她偷睹了他槍殺那三四名山匪時，都沒有這樣憤怒過。

「凡事都有正路可走，那些看似捷徑的迂迴做法只會造成更多的犧牲……你這旁門左道的小丫頭，呵呵，簡直像極了你那些父輩同僚。」

北再無力氣爬起來，只有呆呆地看著阿叔從身邊風馳而過，淹沒在那片橙紅的血泊中。阿叔的話她並不懂得，卻在日後常常想起，每每悔不當初。連同此刻籠罩而下的橙紅夕陽，她的記憶中始終泛起這一片黑黑紅紅的血色。

寨城裡一夜之間冒出許多警員，北猜想他們是從臨近地區調來鎮壓動亂的。阿叔依舊不理他們，只獨自來往。然而寨城裡有槍的警員頓時多了，槍聲也多了，幾乎每日都有人死傷——他們或是陌生人，之中也有誤傷的住民。

北心想真正的動亂從這時才開始，從這些對寨城一無所知的魯莽警員開始。儘管寨城的街面上冷冷清清，似乎只有北一個人活著並繼續她的遊走，可不知某時某處就會傳來鬥毆和被啞音的槍聲。

忽有一日，斷斷續續的槍聲從山包的密林中傳出。北聽得出那應該是比阿叔的普通手槍更有力的武器，並且遠不止一二支。

那些警員終於與山匪開戰了啊，北冷冷地想。好吧，這總好過他們成日在寨城住民中製造混亂。

這日北沒有再去寨城，因為一早阿嫂的神色就變得異樣。北大概能猜到，她的擔憂是因為阿叔也在山上，在這場槍戰中。

呵呵，當然了，因為阿叔是寨城中最熟悉這座山包的人。

午後，北還是出去了，在山腳下仰望、聆聽。其實山下並不能真切地看到或聽到甚麼，但北可以感覺到阿叔在山上，在他如此熟悉的山中雷厲風行，用所向披靡的槍法剿滅所有山匪——那些攪亂了寨城淨水的混賬。不知道寨城中有多少人正與她一樣仰望這場戰鬥，但他們應該都能想見，在這一戰之後不論勝負歸誰，九龍寨城又會恢復從前的寧靜。

近一點，再近一點。儘管危險，北還是想要親眼看看這場戰鬥。

在北十餘年的記憶裡，「戰鬥」與「父母」是幾乎劃上等號的詞語。或許是因此，又或許是因為軍人的血脈，北對戰爭這種殘酷的事物總有著憧憬。

她找到了那日跟著阿叔從山上回來的階梯，沿著它慢慢地上行，走走停停。每當聽到槍響她都會停下，向階梯旁的樹林隱蔽起來，猜測槍聲離她有多遠、有無命中目標。

這場戰鬥無疑是慘烈的，她何其幸運地錯過了大部分場面。只有當她快要到達階梯盡頭的時候才隱隱聽到了殺戮和叫喊聲。驀地，一陣槍聲像是在耳旁爆響，震得她一激靈，反射般地撲入草叢裡隱蔽起來。隨著近在咫尺的哀嚎，有甚麼東西從山坡的頂端滾落下來。

那是血糊糊的一團東西，被骯髒的綠布包裹著，紅紅綠綠花花哨哨磕磕絆絆地滾到離北藏身處不遠的地方才被樹窠子截住。

衝撞的力量將這團東西打散了，北才意識到這竟是一個人——不，不如說是已不成人形的一團爛肉，散發著幾縷黑煙和烤炙香。北想要尖叫，可是張大的嘴卻因窒息而發不出任何聲音。她就這樣直勾勾地瞪著眼前一團尚在掙扎蠕動的血肉，喉中哽著甚麼東西無法呼吸。

直到她意識到這「人」身上裹纏的綠布——正是國軍的軍服。膠著了黑紅血塊的軍綠色，銀白的扣子和紅黃絲線的盾章。對於這些，北都再熟悉不過了。以往的那些年，她的身邊充滿了身著這樣軍服的戰士們，這樣的軍服也常常穿在父母的身上——就連眼前這碎裂染血的模樣都像極了她最後一眼看到的母親。

許久許久，當那團肉終於再也不動了，北突然埋下頭不可遏止地作嘔。

附近似乎肅靜了，再沒有甚麼聲響。北這才小心翼翼地鑽出樹叢，順著滴答了濃黑血液的階梯走到山坡頂上。那條大路就在眼前了，然而與不久前她與阿叔走過的時候全然不同，路面上零零散散地鋪著骯髒的血和屍體。其中有像阿叔穿著的那種黑色警服，但更多的還是墨綠色的國軍制服。

顯然，這裡剛剛完結了一場會戰，可是，哪裡有山匪的影子？這簡直就像是一場自治區警員和國軍的搏殺。

和那早已不該存在的國軍。

向北望去，以那座最高的界限山為界，南邊的地區全是自治領地。在這暴亂橫行的時刻，連一般的出入境都被限制，國軍入境更不可能被自治政府允許。

若一定要解釋，或許這些國軍原本就藏匿在自治領地的某處，在九龍寨城的某處，在……這座山上。

窒息和作嘔的感覺又湧上來，北再也無法遏制眼前的景象在腦海中勾起的荒誕想法。山匪？國軍？這神秘的山包究竟是甚麼人的領地？如果那些鐵網、平房、無人的空地向來就是國軍駐紮的地方，為何會流傳出「山匪」的謠言？這一場自治警員與國軍的對戰——不如說漫山遍野的剿殺——又是為何？遠處傳來的槍聲刺耳異常，驅趕她向山下跑去，跑得遠遠的，到再也聽不到槍響的地方。可不管她再怎麼跑，身後都像有國軍的血順著山坡流下來，追著她不放。她多想回

到非自治區、國軍的營地、父母身邊，至少，她要遠離這荒誕的九龍寨城！

山下的人，包括阿嫂，大概都目睹了她瘋癲的奔跑。平日躲在寨城角落裡的人們全到街上來了，那些漠然的人們像是直挺挺的石柱，一動不動地向著同一個方向仰望。阿嫂低頭看看跌撞奔來的北，再抬頭望向不高的山包，再抬頭，有那麼幾個小黑點從更上方的天空中飛來，越過山包進入人們的視野。她仰望著，漸漸睜圓的眼睛替代了漠然的神情。

鳥？

北穿過街上肅穆的人柱陣，直直地跑出九龍寨城的山門。再回望整個寨城的時候，便看到了天空中的那些小黑點，仿佛被槍聲驚起的黑色小鳥——又快要到夕陽時分，橙紅色的陽光中她無法看得很真切。

再過不久，整個寨城又會在夕陽下變成那日的血流成泊。她不敢看，她要躲得遠遠的，山門的外面還是山路，向北直翻過界限山，離開這可怕的自治領地！

驀然間，身後傳來了轟鳴聲，緊接著大地開始不停震顫。爆炸與哀嚎接連不斷，幾乎撞碎了北的耳膜。背後沖湧而來的熱浪催促著她跑得越來越遠——她知道九龍寨城正面臨著毀滅性的襲擊。

爆炸並未蔓延到北的藏身之處，她回頭看到的是那些盤旋的黑鳥不停地投下黑卵，那座山包坍塌成一鍋黑色的醬湯壽喜燒。山下的人們向山門處蜂擁逃竄，所幸那些黑鳥沒有追來。她無法看到山包另一

端住民更加密集的寨城情形如何。她只知道，在那三面環山的寨城中，數人都無路可逃。

終於，在滾落的山石幾乎要將她活埋的時候，大地的震顫適時停止了。刺耳的聲音仍未停，只是由爆炸聲轉變成了滿城的呼天搶地。那些黑鳥已經飛離了，只留下燃燒著沖天火焰的九龍寨城。山包坍塌了大半，其上鋪滿的不知是紅色的烈焰還是飛濺的血肉。北忘記了逃竄，她呆望著眼前仿佛要燒遍世界的紅色火焰，這景象像極了那日她在夕陽下看到的、滿城開遍的花，而當日的冥河黑水也極似這遍地焦黑的樹木和人炭。她已不知道這黑紅的顏色究竟是源於夕陽還是火光，唯一真切的是，那日她於山坡上看到的景象為此時的盛大狂歡做了多麼精準的彩排啊……

而山的那邊呢？燃燒著、塌陷著的山包早已阻斷了往寨城的路，只聽得一片遙遠卻模糊的哀慟。

這年，九龍寨城的名字從地圖上勾銷。

寨城住民中的倖存者不過百人，依仗原本的政府安置撫慰，散落各處，自治政權土崩瓦解，大批墨綠制服的國軍重新進駐這片血河之地，重新建立起名叫「九龍領地」的都會。

「凌空屠城事件之後，原自治政權的首腦逃亡國外，泣訴國軍政府利用空軍血腥鎮壓寨城暴亂，潛在目的是收回失地；國軍則稱不知情，並聲討鄰國勢力挑起侵略戰爭；國際上有人認為九龍政權一直受到國軍的暗中施壓，終於慌不擇路地引入外國戰爭力量，犧牲大部分平民而從中獲利。真相看似雲裡霧裡，其實只要看看最終的獲益者是誰，一切都清清楚楚。」

根據唯一的服役記錄，時任國軍下級軍官的北曾在幾年後轉調九龍領地，在一次餐會間向同僚發表了如上見解。

遺憾的是，暴亂和屠殺在此之後與日俱增，很快，大規模戰爭的爆發佔據了人們的視聽，九龍寨城屠城事件於是不了了之。直到北從她短暫的服役記錄中消失，又在多年後以神話般的身份回到世間時，好事的人們再去尋找她的戰爭生涯起點，才發覺那年的屠城事件形如子虛烏有，再也尋不到任何正式記錄。

得獎感言

香港是一座獨特的城市，狹窄的空間裡堆砌著蒙太奇式的人和物，重重疊疊看不見底。正是在這樣的城市中，人們往往會於一瞥間，驚覺一處寧謐的所在、撞破一段塵封的故事。

這就是城市的魅力。它樂於在繁華的外衣下隱藏故事，只給想看的人看見。城市文學的創作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大街小巷中遊走，且行且唱，且幻想。《九龍寨城之章》的主人公也是這樣的人，她沒有做任何推動劇情發展的事，只是親眼看著歷史的車輪從寨城上傾軋而過。

故事是虛構的，但現實中的九龍寨城確實是消失了，不是毀於戰火，而是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這份痛惜更甚。因此，我感謝各位對這個故事的欣賞，我相信你們一定擁有著對寨城的種種回憶和想像。我更感謝這個獎項讓人們關心身處的城市、為它們立傳。只有這樣，城市的記憶才能留存下來，不會像九龍寨城一樣漸漸只活在後人的想像之中。



評審意見

張誦聖教授

這篇將時間點設置在未來的小說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穿越時光隧道的「frame story」(令人聯想起九十年代的電影經典Terminator 2)。另類傳奇英雄(雌)「北」的魅力很大成分來自於讀者被觸動的末日想像。

明晰的開場使得讀者得以在一個穩定的框架下，按照作者安插於主體敘事部分中的懸疑和線索，對「真相」的留白部分進行臆測。情節的鋪陳簡潔順暢，前後呼應，極少冗枝贅節，讓唯一的超現實意象，「血流成河」的預言場景，顯得格外美麗恐怖而不落俗套。

作者將山包、城寨、樹林、大路等互古的原型意象與墨綠色軍服、槍、警察等現代事物並列，讓人具體感知到巨大的文明時差。在天空出現黑點時，主角對即將扔擲炸彈的飛機之第一印象卻是「鳥？」。作者將這悲劇性的一幕處理得乾淨俐落，張力十足。

故事的寓意層面遠遠超越了青少年叛逆、愛情糾葛、迷惘疏離等常見的城市小說主題，而與《百年孤寂》遙相呼應，指向「文明世界」邊緣不被歷史紀錄的政治屠殺，和作為棋子的個人生命中有限的選擇。小說對「九龍寨城」和「九龍領地」的命名明顯帶有當代指涉，誘發讀者的政治聯想，卻不失寓言小說的開放性，是相當成功的設計。

